

香港需要理財新思維

政府今日公布財政預算案，相信會繼承過去七八年中，上任財爺平均每年估錯近30%、盈餘「爆棚」的「奇景」。

其實，要製造財政盈餘一點不難。打個比方，你有一間生意正快速增長的公司，若你希望積聚盈餘，也可以嘗試「節流」：任由辦公室又慢又朦的影印機放着，不升級新型號；漏水的窗口不補好；殘舊到已經彎起的地氈又不換新；連廣告預算也省下。換言之，只要你沒有為一盤明明是大好前途的生意迎而上，為未來本應可以越做越大的收入而在今天投資，你的員工很快自會忍受不住日日壞的影印機及被雨水浸得霉爛發臭的地氈而跳槽。當顧客也再不能感受到一貫的一流服務水準，自然會連生意額和市場佔有率都一併失去，被本來落後於你的對手搶走。留下的，就只有龐大盈餘，及一盤已經沒有持續性可言、很快就會連年赤字的爛生意。

無負債赤字竟減少服務

上述的例子，亦正好是我們過去9年，沒有因應市場的經濟需求和市民的社會需要急升而大力投資開拓土地、增建房屋、提升教育、科研、旅遊景點、培訓醫生、增建醫

院及社區支援等的寫照，令今天的香港各個層面的服務都供不應求而水準下降，卻要樣樣加價，令百姓叫苦連天，民生矛盾處處。

更甚的是，香港明明不是希臘，我們既沒赤字、更無負債，但前任財爺居然在2014年推出「0-1-1」節流方案，要求各政府部門在三個財政年度內節省營運開支2%！「0-1-1」方案是影響所有政策範疇的。我相信社福界以及在公營醫院內工作的各位前線員工，都想問問上任財爺：香港社會少了貧病傷患者需要照顧了嗎？為什麼連福利和醫療範疇都要削減開支？究竟是誰在社會挑起矛盾？

上任財爺曾說，在他任內所有可以推行的政策，他都有提供資源配合。但據悉，官場很多人都知道，在某些極重要的政策範疇（包括開拓土地、增加人手），身兼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主席的前財政司司長，只批出了一成多的開支，嚴重滯礙了建屋量，又促使樓價上升，還引發了多輪辣招。這些事例說明，其實過去多年，香港很多矛盾都是自己製造的。

筆者認為，新任財爺應明白「機會成本」的概念，自然便會了解龐大的盈餘和儲備，在今天這個樣樣不足、樣樣都貴的情況下，完全不是「值得開心」的事。過去七個財



焦點熱議
林奮強

政年度，計回「派糖」和基金注資後，特區政府實際共錄得8000億的財政盈餘，幾乎等於政府兩年的開支！8000億，足以建80萬間公屋，可以立即三倍解決20多萬公屋輪候冊問題；或者把公共醫療體系的容量增加四倍，肯定足以五至六倍應對人口老化；又或者把香港商場增加兩倍，令內地和香港的兩地矛盾絕跡！根本上，香港年輕人早應可輕易上車，病倒的長者可以得到充分照顧，而遊客也可以覺得賓至如歸；香港老中青三代，以至我們的顧客本應人人開心，而不應存在矛盾。這些就是我們沒有迎而上投資社會經濟的「機會成本」。

特首參選人林太早前承諾，若她當選將立即增加教育經費，筆者希望這是撥亂反正的第一步。

談到公共理財，往往有人把「審慎理財」掛在口邊。但筆者深信，這四個字不應該是政府吝嗇不投資社會經濟的藉口。文首的例子便已經說明，真正的「審慎理財」，還包括投資在把握結構性機遇之上，把經濟規模做大，才能提供未來幾十年源源不絕的稅源。

政府不應「厭食」理財

同時，「審慎理財」還應包括「防患於未然」的社會投資，讓今天增加的開支，為我們免卻日後更大筆、更長遠的負擔。舉個例，若政府加強健康生活教育，就可令退休人士更懂照顧自己；增加社區設施，幫助長者保健，減低他們患病住院的頻率及時間，便等於為政府節省緊急醫療的重大開支。

近月通車的南港島線就是「投資在樽頸上」的好例子。新線把來往中區與南區的車程縮短近一小時，讓苦候鐵路多時的南區居民有更多時間，不論是陪伴家人還是工作賺錢，都是實際利民的回報。除此之外，這個本來欠缺生氣的舊工業區，還因鐵路開通而全面活化，多了幾間五星酒店、工廈被活化成初創企業孵化器（如Gensis）。又例如，近日開標的鵬洲前駕駛學院的全海景地皮

，成交價很大機會超市場預期，達到110億以上。這一切都充分反映，因鐵路開通帶來的總增值，肯定比政府在該區的基建投資高。

也有人說，香港需要較高的財政儲備水平，因為我們需要捍衛聯繫匯率制度，要隨時準備「打大鱷」。但筆者想提醒大家，特區政府上一次錄得財政赤字的時期，是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我們共錄得相當於9個月開支的財政赤字。但在2008年，我們面對了規模遠超「亞洲金融風暴」、破壞性亦大於1929年大蕭條的「環球金融海嘯」，特區政府在該年及其後的每一年仍錄得財政盈餘。

我們絕對要為「rainy days」儲「落雨錢」，但天天嚷着要為「末日洪水」作出準備，就明顯是一種病態。明明有大量可幫助社會經濟及市民的資源，卻自行選擇不使用，對社會的影響就如患上厭食症一樣傷身。我懇切希望新任及未來財政司司長有盡量把握結構性機遇來發展經濟的「雄心」，及關愛社會的「愛心」，得以製造源源不絕的公共收入來持續支援弱勢社群，使香港再成為一個讓市民引以為傲的繁榮的家。（文章有刪節）

香港黃金五十創辦人

改革財策當此其時

有話要說

文滿林

政府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即將公布。之前有消息傳出，今個年度約有七百多億盈餘。財政預算究竟派不派糖，頗為社會大眾關注。新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有點守口如瓶，只表示：資源分配的決定都可以為社會上不同階層數以萬計市民帶來益處，採取務實有為思路，能回應社會需要及應對長遠挑戰。由此推測，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應有一部分盈餘作為發展經濟設施和紓解基層市民生活的考慮。

不少市民認為，年度有達七百多億元的財政盈餘，只要能夠拿一半盈餘出來，約三四百億元，應有足夠資金達成社會大眾、政黨、社團、勞工組織的願望和訴求。為多年來廣大市民積壓下來的一些怨氣和抑鬱紓緩一下，歡愉一下。就算不能全數兌現，也都應該盡量達成一半以上的訴求。例如電費津貼，寬減薪俸稅，公屋免租，綜援及長者生果金「雙糧」，都是關乎基層市民生計的。以上多項訴求，政府曾在多年前試行過，產生的社會效應非常好。不但為普羅市民紓緩困境，抵銷了市民對政府的一些誤解和批評指責。雖然花二三百億元，卻值得。

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如落實為七十萬戶公屋住戶免租一個月的話，就應該為正在輪候上公屋的人士及家庭提供適當的援助才公平。這些合資格申請公屋人士家庭，因為政府興建公屋數量應付不了需求，而令這些家庭苦候多年遲遲未能「上樓」，被逼租住私人樓宇或劏房，要長年累月捱貴租以及隨時被迫遷。他們每個月負擔的租金往往比入住公屋的租戶租金高達三四倍，佔總入息一半以

上。無論從任何方面來說，政府應該盡力去幫助這一階層人士。最有效的做法就是為這群等候入住公屋的家庭提供租金津貼，或者以租金的一半為上限。例如租金每月四千元，政府就為他們每月津貼二千元。當然要考慮的是，這種租金津貼以逐年計，或是津貼到入住公屋時為止。除租金得到津貼外，其入學讀書的子女的雜費包括書簿費、車費都應得到津貼。這是一群名副其實的弱勢社群，最需要幫助的一群。

另一個需要支援的，就是基層勞工即低收入的非技術勞工，月薪在一萬二三以下。以當下的生活物價指數消費來說，一個家庭若只得一個月薪一萬二三的打工仔工作，負擔一家數口生活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一些正輪候入住公屋的家庭。政府應考慮對這一群低薪族給予支援，提供若干的特別津貼。

跨區車費津貼實行多年，成效不大，依然每月六百元，即每日二十元，似乎值得檢討。總的來說，若然新財政年度政府肯將約七百億元盈餘拿出一半來紓解民困，紓緩貧富懸殊，以及用以支援基礎建設，發展產業，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可謂相得益彰，一舉多得。

記得新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上任時曾經說過，「錢應使則使」。而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也曾說過：「錢是搵來使，唔係搵來睇。」能將金錢運用得宜，發揮得好，賺取最大的功效，這才是理財高手。勿一味守住金山銀山而無所作為，此乃守財奴本色，完全追不上現今經濟社會發展步伐和思維。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議事論事

葉建明

「七警案」判決傷害守法市民

日前，七名警員在香港區域法院被裁定，「佔中」期間因為「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被判入獄兩年。判決下來，引發香港極大爭議，那些非法「佔中」者奔走相告，而絕大部分市民卻憂心忡忡，更有市民自發集會，聲援被判刑警員，呼籲上訴甚至呼籲特首赦免。事實上，市民不是簡單的反對法院判決，普遍看法是，七名警員打人當然不合法，但是法院似乎判決太重。入獄兩年，七人不僅要受牢獄之災，也會因此失去工作，失去長俸。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在執行十分艱難的反「佔中」公務而「中招」。在香港複雜的政治環境下，孤立地處理七名警員打人，無論從法、理、情上都有可商榷的地方。

「雙重標準」不能被接受

首先從法律角度看，有人為法官辯護說，法官是完全按照法律條文、按照判例在判案，這是香港法治的體現。不過，很多人對此並不認同。他們的直觀感受和現實狀況是，香港法院在判決「佔中」乃至去年旺角暴亂的違法事件上，多有偏頗，對襲警者或暴亂者的處置力度遠遠不夠，導致「佔中」者普遍獲輕判，而警員卻銀鋸入獄，法律的公正難以體現，判決的雙重標準是不能被接受的。

如果我們將自二〇一四年「佔中」以來的相關判決放在一起來評判，很難不得出判決有傾向性的結論。就以導致「七警案」的

始作俑者曾健超來說，當天他以有味液體淋灑警員，對警員從人格上進行侮辱，法庭裁決其一項襲警及兩項拒捕罪名成立，但曾健超僅被輕判五周監禁。七十九天「佔中」的重要角色、衝擊政府廣場的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也均被輕判。黃之鋒及周永康被判「參與非法集會」罪，羅冠聰被判「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罪，不過法官認為此案「出於良好的動機」，並且把這幾人衝擊政府廣場的行為稱之為「表達自己訴求」，因此最終判決他們接受社會服務令。去年旺角暴亂的違法者，法庭也相當寬容。一名用磚頭擲警員、導致警員膝蓋受傷的青年，其控罪與今次七名警員相同，都是「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但最終只判十八個月感化，包括一年住院式更生，根本毋須坐監。

「警察抓人、法官放人」已經成為這兩年香港市民的巨大疑問。法官是更注重社會大眾利益，注重維護香港社會的和諧平穩、打擊違法犯罪者，還是更願意保護違法者的「人權」，這些判例不言而喻了。二〇一四年「佔中」雖然過去兩年，但相信大家記憶猶新。違法者用棍棒、雨傘、磚頭等對抗執法的警員，虎視眈眈，兇相畢露。當時，警員送飯要被他檢查，執法的警員要遭受「黑警」等各種穢語的辱罵，不少警員身心交瘁，甚至尊嚴受損。雖然這不能作為警員打人的理由，但執法者被重判入獄，受到影響的是警隊的執法權威，打擊的是整個警察隊伍的士氣。香港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正是因為警察的巨大大付出。市民當然不願意看到警員過度執法，但是，他們更注意到，香港這幾年複雜的政

治環境導致警員執法權威不足，畏手畏腳，被反對派「繳了械」。戴着鎧鎗跳舞怎麼也不能跳出美妙的舞蹈。警察被束住了手腳，怎麼說也是香港社會的危險，是守法市民的危險。如果不健忘的話，大家一定還記得去年旺角暴亂，暴徒拿着磚頭追打警員的畫面。

有人說，市民對此次七名警員被判刑的強烈抵觸是因為市民「情緒化」。但是我們要思考，為什麼多數市民都「情緒化」呢？他們難道不是擔憂嗎？當一個判決令社會大眾普遍感到不滿意時，我們何以相信這個判決的公正性？法治是香港社會穩定的基礎，當市民感到法治的基石可能動搖時，市民的感受一定是「情緒化」的。同時，市民不會把對七警判決一事簡單孤立地看待，市民關注案件發生的整個社會大背景，關注「佔中」對香港社會和市民整體傷害。任何判決都脫離不開，也不應該脫離當時當地的大環境，就如蘇格拉底審判不會出現在今天的法治環境下一樣。

此次「七警案」判決是「佔中」後對香港法治的又一次傷害，更傷害了香港守法市民，對香港社會可能產生深遠影響。雖然我不太認同「法官治港」這樣比較極端的說法，但香港法官判案對香港社會的負面影響已經不是第一次。十多年前莊豐源案導致的「雙非」社會問題和兩地關係的撕裂迄今未能修補。市民的憂心並沒有沒有道理。大家關注這樣的問題香港社會可有解？

福建省政協常委，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判決公正性令人質疑

有人說，市民對此次七名警員被判刑的強烈抵觸是因為市民「情緒化」。但是我們要思考，為什麼多數市民都「情緒化」呢？他們難道不是擔憂嗎？當一個判決令社會大眾普遍感到不滿意時，我們何以相信這個判決的公正性？法治是香港社會穩定的基礎，當市民感到法治的基石可能動搖時，市民的感受一定是「情緒化」的。同時，市民不會把對七警判決一事簡單孤立地看待，市民關注案件發生的整個社會大背景，關注「佔中」對香港社會和市民整體傷害。任何判決都脫離不開，也不應該脫離當時當地的大環境，就如蘇格拉底審判不會出現在今天的法治環境下一樣。

此次「七警案」判決是「佔中」後對香港法治的又一次傷害，更傷害了香港守法市民，對香港社會可能產生深遠影響。雖然我不太認同「法官治港」這樣比較極端的說法，但香港法官判案對香港社會的負面影響已經不是第一次。十多年前莊豐源案導致的「雙非」社會問題和兩地關係的撕裂迄今未能修補。市民的憂心並沒有沒有道理。大家關注這樣的問題香港社會可有解？

福建省政協常委，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福建省政協常委，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福建省政協常委，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福建省政協常委，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知微篇
周八駿

為什麼至今民主黨和公民黨無人參選？首先，因為他們陷入空前嚴重的思想政治危機。民主黨、公民黨在「佔中」運動中喪失了反對派的領導地位。公民黨關於香港的新論述，接近本土激進分離勢力，但尚未至於公開支持「港獨」。民主黨不同意「港獨」，但是不反對「本土主義」。其次，「拒中抗共」陣營在第五任行政官選委會中的席位佔逾四分之一，民主黨和公民黨足以協調而推舉一人做候選人，不必着急。第三，當前行政長官選舉選情空前錯綜複雜和激烈，民主黨和公民黨需要窺測最佳時機。

總之，如果「拒中抗共」陣營只有梁國雄參選行政長官，那麼，民主黨和公民黨就

將完全失去他們在「拒中抗共」陣營中的領導和主導位置，「拒中抗共」陣營就將衰落。試問：「拒中抗共」陣營的後台老闆的政治智慧如此低嗎？在香港政治鬥爭中滾打了幾十年的民主黨和公民黨的核心領導層甘心退出歷史舞台嗎？

果然，二月十五日開始，反對派做新的部署。在公民黨主導下，三十名法律界選委率先採取「三管齊下」的新策略：一是將一部分提名分配給胡國興和曾俊華，二是預留大部分提名伺機分配給胡國興或曾俊華，三是預留少數提名俟「民間公投提名」結果來定。嗣後，資訊科技界的反對派選委也如法炮製。

曾俊華進一步向其靠攏

值得注意的是，至今，已然提名的反對派選委表現出「親胡（國興）疏曾（俊華）」的態度，即給予前者的提名多於後者。尤其：二月十八日，七個界別反對派選委所組成的「民主綱領先導政綱」宣布，四十六票提名胡國興參選行政長官；二月十九日，衛生服務界「衛·真普30」宣布，十票提名

胡國興。在反對派選委的這兩項提名中，曾俊華一票未得。顯然，這是因為在對待全國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以及其他問題上，胡國興更接近反對派。反對派利用曾俊華亟需獲得一百五十個提名的焦灼心理，迫其在政治上進一步向他們靠攏。

耐人尋味的是，二月十六日民主黨中委會決定向各成員推薦，支持曾俊華參選，並將其七名立法會議員的提名票全部給了曾俊華。另一方面，公民黨積極推動反對派選委採取「親胡（國興）疏曾（俊華）」的態度，而其作為反對派重要政治團體的總體提名意向，至今未說明。公民黨已明確表示的是，竭盡全力使「中聯辦支持者不能當選」。

反對派在決定誰是代表該陣營競逐第五任行政官上，既合作又分歧的表現，暴露其領袖人物和後台老闆的兩種考慮，一是爭取若干「藍」中帶「黃」的建制派參選人蛻變為其馬前卒；一是爭取三月二十六日「流選」而推出其重量級人物搶奪行政長官寶座。

資深評論員，博士